

精神生态视域下解读《奥丽芙·基特里奇》

文 / 娄园娟

《奥丽芙·基特里奇》是伊丽莎白·斯特劳特的代表性作品。它由 13 篇短篇小说构成，描绘了罗斯比小镇人的生活全景图。不可否认，奥丽芙一家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但作家也不惜笔墨塑造了小镇里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他们的故事也同样发人深省。目前国内外对于该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创伤理论、救赎主题，女性主义批评等方面，鲜有从精神生态批评角度对《奥丽芙》进行研究。

1974 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密克尔首次将“文学”与“生态学”这两个概念联系在一起。这两门看似相距甚远的学科之间，有一个相同的关注对象，那就是“自然”。2000 年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概括了现代人的五种精神病症，即存在疏离化、精神真空化、行为无能化、生活齐一化以及心灵拜物化。2011 年鲁枢元在《文学的跨界研究：文学与生态学》中认可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透过生态学的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的考察。

一、存在疏离化

“疏离”主要是指主体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分离出对立面的客体，这个客体逐渐与主体疏远，从而成为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反对主体本身。鲁枢元认为，“存在疏离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疏离、人与人的疏离、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疏离。”

1、人与自然的疏离

奥丽芙·基特里奇和她的丈夫亨利·基特里奇所住的房子面朝大海，花园里也开满鲜花，奥丽芙喜爱大自然，深谙种花和养花之道，每年奥丽芙都兢兢业业地赶在土壤没有冻结之前种下郁金香种子以待来年绽放美丽的花朵，她不仅用心经营家庭，也时刻关心爱护着花园里的花朵，奥丽芙和亨利也在不远处为儿子精心建造了婚房。在《小插曲》中，儿子克里斯托弗结婚没多久之后就与妻子苏珊娜搬离到了遥远的加利福尼亚州，借此逃离母亲奥丽芙令人窒息的管控，远离从小居住的小镇，这让奥丽芙十分难过。后来亨利中风被送到疗养院治疗，儿子还是不愿搬回家，甚至连简单的电话问候都没有几次。家人们的远离让奥丽芙心灰意冷，逐渐也

不再打理花园，任由栽种花朵的时节过去也无所行动，并且数次萌生了结生命的想法。奥丽芙家的花园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开满鲜花，生机勃勃。花园里的鲜花既象征着大自然的生命力和活力，又象征着奥丽芙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珍视，奥丽芙不再打理花园，疏离了大自然，也感受不到生命的活力了。

2、人与人的疏离

在《浪潮》中，凯文无法与他人建立长久的交往。凯文幼时目睹母亲在家中厨房吞枪自杀，这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他为了走出这一创伤，考入医学院并研究精神病学，他想在这一过程中寻找母亲自杀的答案，也想从中得到心灵慰藉。他先后去过图森、芝加哥、纽约等几个地方上学，试图用新到一个地方的“新鲜感”疗愈自己，这个方法似乎让凯文抚平了一些母亲留下的心理创伤。凯文也有积极地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他心思细腻，关注别人情感。在芝加哥拿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SIMPLE LIFE.

BASED ON THE PULITZER PRIZE-WINNING NOVEL
OLIVE KITTERIDGE
A SPECIAL TWO-NIGHT MINISERIES
SUN 11/2 9PM **HBO** MON 11/3 9PM



到医学学位后，凯文本不想参加毕业典礼，但因为一位女老师说他不去会伤心，就“毫无遮挡地坐在炎炎的烈日底下”参加了毕业典礼。后来凯文去纽约上学，并与克莱拉相识、恋爱，甜蜜的爱情给了凯文很大慰藉，但好景不长，克莱拉是一个“十足的疯子”，“前一秒还柔情蜜意，后一分钟就怒目圆睁，而那些自残的举动，更是令他也快要疯了。”克莱拉的离去宣告了恋情的终结，这段令人疯狂又失败的恋情又让他觉得在纽约“其余的每个人都变得讨厌不堪”。与克莱拉恋情的失败是压死凯文的最后一根稻草，以至于萌生了回到故乡自我了断的想法。学业上的进步与成果并没有使凯文疗愈创伤，与他人情感关系的崩塌让他陷入未知与迷茫，丧失了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信心。

3、人与自我的疏离

鲁枢元认为人与自我的疏离更多的是精神的丧失，失去自我，丧失自我反思能力，逃避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问题摆在面前却视而不见。在《绝食》中，哈蒙面对选择犹豫不决，不敢袒露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哈蒙和邦妮有四个儿子，这曾让他们一刻都不得闲，儿子们的事让他和邦妮“处于一种无休止的忙乱中”，但随着儿子们成家立业离开了家庭，邦妮开始忙着自己的新规划，有了新的生活，比如参加读书俱乐部、与人创作写书、织地毯，并未因儿子们的离去而无所事事。邦妮忙于自己的生活，与哈蒙的交流和接触变得越来越少，这让哈蒙逐渐感到恐惧、虚空和失落。儿子们的离开不仅让哈蒙丢失了与儿子们的联结，也丢失了与自我的联结，除了为儿子们忙碌，他不知道儿子们离开之后如何去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后来他每个星期天都会去与他的情人戴茜约会，他把交流和接触的欲望都转移到了戴茜身上。但明显的是，与他人建立联结明显不足以充盈自己的内心，哈蒙还未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在哈蒙看来，只要内心还不想离开妻子，那婚外情就不是“不忠”的。显而易见，哈蒙的自我认知是不正确的，并且缺乏自我反思能力和道德感。哈蒙既想做邦妮的丈夫，又想做戴茜的情人，他对自己的内心没有明确的认知，在应该做出选择时却逃避现实，不敢正视自己的内心，这也导致他的伦理身份混乱，与自我分离。

二、精神真空化

鲁枢元曾提出，精神真空是指“现代人既失去了动物的自信的本能，又失去了文化上的传统价值尺度，生活失去了意义，生活中普遍感到无聊和绝望”。人们对现实生活和外部世界感到不满，失去了信仰，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处在一种消极避世的状态中。

在《安检》中，儿子克里斯托弗几乎没有主动给家里打

电话问候，就连移居纽约、离婚又与新妻子安再婚这种大事也不通知奥丽芙，奥丽芙对此本身就感到不满，也对儿子的疏远感到伤心。安怀孕后，克里斯托弗打电话想要奥丽芙来家里帮忙照顾安和两任前夫生的孩子，奥丽芙暂时压下心中的不满，同意了儿子的请求，安顿好在养老院中风的亨利之后，就乘飞机前往纽约。奥丽芙很珍惜这次与儿子相处的机会，但这对母子相处没多久就出现了矛盾。导火索就是奥丽芙和儿子一家一起去吃冰激凌，奥丽芙身上流上了一道奶油污渍，却没有一人告知奥丽芙，奥丽芙直到晚上回家照镜子才猛然发现。她觉得没有被好好尊重，被儿子当成了一个婴儿对待，这让自尊心强的奥丽芙再也难以忍受，对儿子积攒的不满一次性地爆发了出来。当天晚上奥丽芙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与儿子剧烈争吵后离开了纽约，奥丽芙与儿子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祸不单行，亨利在养老院过世的消息让奥丽芙的痛苦和绝望进一步加深。儿子一家的疏远和不尊重、丈夫的离世，让奥丽芙感到无边的孤独，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每天都产生好几次自杀的念头，沉浸在绝望和痛苦中。

三、行为无能化

鲁枢元把行为无能化定义为“现代人的身心承受着无形的、无奈的控制与强迫，个人显得越来越无能为力，越来越依赖成性，进而引发了内心无端的紧张与焦虑。”

在《绝食》里，患了厌食症的女孩妮娜·怀特从医院逃出来，不想再继续治疗，希望逃脱父母对自己的控制，和男友蒂姆生活在一起。蒂姆成了她唯一的依靠，妮娜对蒂姆依赖成性，即使蒂姆出轨与她的朋友厮混在一起，她还是哭着说“我不知道没有了蒂姆该怎么办”。妮娜患了厌食症后，期望从他人身上得到爱，依赖别人，总是在紧张焦虑身边没有人会爱自己，丢失了自主性，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由此导致了行为的无能化。

四、精神危机的重建

1、心存善念，救人救己

在《浪潮》这一章里，凯文回到家乡，本想在海边的车



里自我了断，可没想到遇到了他七年级的数学老师奥丽芙·基特里奇，并主动坐进车里与他闲谈，这一过程中奥丽芙对他表示的关心让他思绪良多，他开始“想看看自己童年时住的房子”，开始“想念他的母亲”，也从一开始的想请奥丽芙离开以防她打断自己的自杀计划变成了“别走，他在脑中基特里奇太太说，别走。”如果说奥丽芙与凯文的交谈使他开始使他感受到温暖，动摇了他自杀的想法，那么帕蒂·豪失足落海就彻底唤回了他对生的渴望。凯文在看到帕蒂在波浪滔天的海里命悬一线的时候，来不及思考，善良的本性已经驱使凯文的身体“开始顺着高高的崖壁往下滑”，即使“水冷得令他惊慌，就像被丢进了一支巨大的试管，里面装的有害化学制剂正在腐蚀他的皮肤。”凯文依旧奋不顾身毫不犹豫地去救帕蒂。在惊险刺激的援救后，他终于抓住了她的手，“他不相信，以她那双细瘦的手臂，她在抓任何东西时能像此时此刻抓他抓得这么紧。”这两只紧紧相握的手，不仅挽救了帕蒂的生命，同样也唤起了凯文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生的渴望。《浪潮》的最后一句“看，她多么想活下去，看，她多么想坚持挺住。”这里不仅是凯文心中对帕蒂强烈的求生意愿感叹，同样也是凯文自己在生与死的分岔口前苦苦挣扎后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活下去，坚持挺住。凯文的善良不仅在紧要关头救了他人一命，也救了自己一命。泰戈尔有句名言：“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即便生活坎坷人如浮萍，但是心存善念不仅能温暖世界、挽救他人，也可以救赎自己。

2、直面内心，审视自己

哈蒙在与情人戴茜一起追忆童年往事、共同见证厌食症女孩妮娜·怀特回医院治疗失败，他们一起经历了种种之后，哈蒙终于直视自己的内心，他发觉他与戴茜的感情已经“变成了一种狂热、炽烈的爱情”，而不只是单纯的情人关系，并且哈蒙告诉他认识多年的医生“他自己可能要结束婚姻”。在《绝食》的最后，医生说道：“人生就如同一副搭建起来的骨架，断开的骨头有可能再也无法愈合。”断开的骨头象征着哈蒙和妻子邦妮的爱情已经走向了决裂，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身体和灵魂都不再有交流和沟通，貌合神离的婚姻终究是不会长远的。哈蒙最终正视了自己的内心，审视自己真正的情感，内心不再混乱，认清了自己真正的选择。

3、邂逅爱情，救赎心灵

在《河流》中，奥丽芙在丈夫去世一年半后，每天早晨都六点准时到河边散步，在这条路上偶遇了杰克·肯尼森。肯尼森晕倒在地上，奥丽芙把他叫醒后，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她丝毫不反感在候诊室里漫长的等待时间，反而觉得“好

久没有这般舒适惬意过了”。奥丽芙回到家里还在回味在诊所里肯尼森对她的那份需要“给了她一个在人间的位置”。奥丽芙在丈夫亨利去世之后，尝试过许多方法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去博物馆当讲解员，去医院当义工，去大学当志愿者，但结果都不尽人意，这些都不能燃起奥丽芙心中的激情，但奥丽芙觉得在候诊室里等待肯尼森的时光“令她恢复生机”。肯尼森的妻子刚刚过世不久，他和奥丽芙都是孤独的人，两人相遇之后，两颗孤独的心也开始慢慢贴近，他们开始互诉烦恼，一起散步，在饭店约会，一块去波特兰听音乐会，奥丽芙还邀请肯尼森到她家里做客。两个人一开始的交流并不十分顺利，出现了一些矛盾，但两人顺利经过了磨合期，选择和对方在一起，陪伴彼此。“年轻人不会懂。他们不会知道，那粗糙、苍老、布满皱纹的躯体，与他们年轻，紧实的身体一样充满渴望”，不管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人们都会渴望爱情，也需要爱情来滋润心灵，奥丽芙和肯尼森选择了彼此，选择了爱情，这份爱也救赎了两个孤独的人。

五、总结

在精神生态视域下解读《奥丽芙·基特里奇》，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发现小说中人物的内心同外部世界的矛盾，并由此了解他们精神生态失衡的原因以及他们为修复精神生态平衡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难免会遇到精神生态失去平衡的时候，但是就像《奥丽芙》中的人物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中始终心存善念、直面自己的内心，勇于审视自己，积极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也会回到健康积极的生活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 [1] 鲁枢元. 生态文艺学 [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 [2] 鲁枢元.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语言学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 [3] 鲁枢元. 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 兼谈“地球精神圈” [J]. 学术月刊, 1996(5): 5.
- [4] 王岳川. 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的当代价值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 138.
- [5] 薛玉凤. 探索人性的弱点——评伊丽莎白·斯特鲁特的《奥丽芙·基特里奇》 [N]. 文艺报, 2010-6-14(3).
- [6] 伊丽莎白·斯特劳特. 奥丽芙·基特里奇 [M]. 张芸,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

【作者简介】

姜园娟 (1998—), 女, 汉族, 河南省平顶山人, 哈尔滨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美国文学。